

铜官山下 (组诗)

□周宗雄

星星的梦

时光之剑在峭壁上走着偏僻
切削隐蔽的喟叹和虫吟
庙宇颓圮
书堂坍塌
僧人远走他乡
松涛挑动着野花的神经

远古的采铜人
穿一件季节的外衣
在山洼里挥汗如雨
逼仄的古巷道里
开采不尽的矿石
运不完
星星闪烁的梦

在黄昏粗重的喘息声里
巨大的崖石下
熟睡的灵魂谁来唤醒?
父亲夜半的一声咳嗽
打破了沉寂多年的暗影
泄露了惊恐不定的鸟鸣
以及陈年的伤痛

月夜

月光澄澄
你浸润在赭色之海中
这屡见不鲜的日子
这常见的事物背后
是否隐藏着深奥的玄机?

溪流早已干涸
竹笋顶开山的板结的面孔
古老的号子声
在峡谷中萦回
铜官们骑着高头大马
在汉代逸逸的小路上飞奔

皇帝的手谕
加快了采铜人的步伐
炉火映照的天地
灼痛了远方那颗
孤寂的心

一弯残月
安祥地
在你蔚蓝色的额头
留下深深的吻痕
你的目光
总是那般的纯洁无邪
黄昏的咒语
击退不了拦路的巨石
却埋葬了怯懦和懒惰
二十楼

久久地与你对视
可我不是一座城堡
不能供你栖身
我心房里的溪水
也无法供你饮用

渐渐地 黑夜吞没了你
我站在二十楼上
看你影影绰绰的背影
在整洁明亮的书房里
对你吟诵李太白、苏东坡
陈年的豪情

依然酒一般的浓烈
依然水一般的清纯
依然端坐在时光的缝隙里
耳畔流淌着不绝的梵音

静静地等待
和你一样
渴盼紧闭的欲望之门
再一次
被一双有力的大手
——打开
渴望你炽热的太阳
复苏涓涓不息的生命

心情

夜漆黑一团
看不见你清瘦的面孔
看不见昨天通往明天的路
看不见岁月沿途散落的风景

而你会看见我
看见我在灯下写诗
看见我的固执、坚韧
看见我心灵深处的
那口渐渐干涸的古井

其实,秋天猛烈的风
只属于舞台剧的尾声
属于光明和黑暗的厮拼
属于鹰的翅膀
属于飞蛾扑火
冷酷而热烈的过程

注定是宿命
谁还在计算花期
老树枯枝
还在吮吸朝露
战战兢兢的新芽
占领了四季轮回的高地
越来越低的天空
映照着崖壁上
纯洁的笑脸

欲感知秋意,最好出门走一走!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汪娴静的、
纯净的、青色的天空,一两片羽毛般的
白云悠悠,宛如失群的马驹,又像迷失
的风帆,恰似繁复遗落的梦。

不觉,东边的天空,悄悄洇染了胭
脂色,不知从什么角落拂来一缕晨风,
抚过肌肤,有一种淡淡的清凉,恍惚之
间,宛在春暮。

沿着一条长满青草的小路,向西行
约两里,即是护水堤。

途经一个旧排灌站,只见赭红色的
瓦脊上,一对鹁鸽在晨练。令人感到不
可思议的是:俩鸟相向而行,走得像一
阵风,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行到瓦檐
尽头,又折过身,从另一头走向这一头;
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同时斜过身子,
停下几秒,用黑水晶一样的小眼睛瞅着
对方,竟跳起了贴面舞,尾巴不停地上
下摆动;接下来,又像风一样疾行。

近处的稻田,稻穗正在泛黄,宛如

铺了一层薄薄金子。一个稻草人站
在田中央,旧衣旧帽,结了蛛网,网上沾
着露珠。它的模样呆萌萌的,有些可
爱,令人看了还想着。

鸟儿似乎不怎么怕它。充其量,它
只是秋天的一道风景!

路过一个长满芒草的荒丘。环绕
着它的,是冬瓜地。田主人似乎很会算
计,懂得土地脾气,换着花样种植。
据我所知,第一年,他种冬瓜;第二年,
他种南瓜;第三年,他种西瓜。周而复
始,几乎年年高产。待到秋末冬初,他
将老藤枯蔓焚化在地里,残留的瓜呢,
就留给小丘的小兽们吧。

不信,你向下挖几锹,就会欣喜地
发现:小丘的内部尽是洞,洞洞相连,像
一座地下宫殿,干爽、透气、洁净,有粮
仓、有卧室、有卫生间,甚至比有的居民
还讲究。

“吱啾——”冷不防,我被绊了一
跤,跌倒在一簇芒花上。很快,几只小

猫从洞口探出了脑袋,好奇地打量着
我。几朵芒花,趁机飘向天空,轻盈柔
软,如鹅毛大雪。低头一瞧,原来,是一
只枕头似的大冬瓜,青青的瓜皮上,蒙
了一层细细的茸毛,上面生了一层滑石
粉似的瓜霜。

这只大家伙,竟偷偷地溜到草从里
来了,依赖一根牛尾巴粗细的藤儿供
养,活着真滋润。结果,我围着小丘搜
寻一圈,竟发现了好几个大瓜。

不觉又行了半里,我爬上了护水堤。
一轮旭日,正衔着靛蓝色的山岭,露
出一张鲜润的脸。眼前,一弯碧水,如绿
琉璃般明亮,令人赏心悦目。一处废弃
的古渡,有一块青石残碑,字迹早已模糊。

穿过几行翠柳,发现一个爬满青藤的
小木屋,门前晒网罟,屋顶炊烟袅袅,有一种
“柳影人家起炊烟,仿佛似江南岸”的雅致。

离小屋不远,是一片片黄色的滩
涂,生着一丛一丛的芦苇,芦叶萧萧,芦
花飘飘,苇秆皆高高低低画着一道道铁

锈色的圈儿,那是光阴的涨痕。
一条待修补的老船,倒塌在红蓼丛
里。它累了。时有黄蝴蝶、红蜻蜓来探
望它。几株蛇牙草悄悄爬上船底,倒三
角形的叶片如小小的盾牌,生着带钩的
细刺,叶底露出一小串一小串宝蓝色的
细果儿,似乎要给它挡风遮雨。

走下码头看水。

江水清澈,鳞浪层层,一眼见底。
水底沙床,有大团大团的水草,像女人
的秀发在缓缓扭摆,我才知道水是流淌
的。浅水处,从生着绿油油的荇菜,忍
不住将手探入水里,想美美捞一把,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只感觉一缕冰
凉、柔腻之感,像电流一样顺着手指袭
向周身,那嫩滑无骨的水下植物,竟像
绿绸一样从我手心滑掉了。

抬首,唯见江水悠悠,远山倒影历历。

已无须再远行了。古人云:“观一
叶而知秋,道不远即为此”,秋色二三
里,已填满胸臆,恰好!



荻花

李海波 摄

犹忆当年打桂花

□程应峰



八月十五,晚饭后,一家人搬了板凳坐在院子里。纳凉,赏月,闲聊。月色如水,灯影如豆,树影婆娑,秋虫呢喃……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夜晚的情景。

有姣好的月色,隔壁兰婶是必定要来的。她独自一人,免不了屋子清冷。儿子参军后,中途回来探望过她一回,一月不满,便被她催促着上路了,归队了。

说是赏月,其实不然。只要天气还暖和,只要晚上有月亮,一家人都是这样习惯地坐在院子里的。那时候,没有电灯,屋子里黑黑的,即使点上灯,屋子里还是黑影幢幢。搬了板凳坐到院子里,省了灯油,也摆脱了屋子里那份黑寂。看月光银银地穿过树隙,泻到地上;或是望着珍珠般的月盘穿过浅浅、淡淡的云丝,在深深的夜色里缓缓游动。那份闲适,那份惬意,是永远也享受不够的。此时此刻,便可一门心思陶醉于那夜的安谧中,而无须去面对生活的劳顿与艰涩了。

院子里,有两棵桂花树,老,却枝叶茂盛。那时候,听老人们讲月宫的故事,便常在心里咒骂刚是呆子,为什么总想把一棵好端端的桂花树砍倒。不明白的是,吴刚每天不间断地砍,树却始终不往下倒。后来,见过一幅《嫦娥奔月图》:只见嫦娥衣带轻飘,奔向空中丰盈的满月。圆月中,亭台楼榭,花树碧水,煞是迷人。却不见抡斧的吴刚,便想是吴刚窥见了美貌的嫦娥后,自惭形秽,藏起来了。

月宫自是不存在的,儿时的眼睛却常常巴望着桂花自月亮里飘落。然而,这是怎么也望不来的。于是,总在心中默默期盼着院子里的桂花浓液开放后打桂花的那一天。那一天终于来了,一家人节日似的,忙里忙外。兰婶每年这个时候总要过来作帮手。先把晒垫、旧被单等东西铺在树下,尔后每人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向花朵密集的地方伸过去,接着轻轻摇动。便是新鲜的、散发着沁人心扉的

香甜的桂花一瓣一瓣地落下来。那时的欢欣自不必说,那时的快乐自不必说,只是人太小,便只好拿一根小小的竹竿在下边快乐地鼓捣。

这时候,父亲总对我说:“走开走开,打下来的尽是树叶呢。”我便极不情愿地放下竿子,望他们打。我知道,父亲是怕来年桂花开得不盛。记得他说过:“桂花树叶是要让它自然凋落的,若打桂花时叶子掉得太多,来年就很难飘起满树的花香了。”

打桂花自然不能总站在地上,树很高,上面的花却很密。此时,就看哥哥的本事了,哥哥虽属虎,爬树却像猫一样利索,三两下便蹭到了树的上部。兰婶便在下面把竹竿递上去,并嘱咐:“小心点打。”哥哥应了,骑着或者站在树叉上,逐片逐片地搨过去。这时,若是起风,桂花便飘起来,飘得满脸满头都是。桂花树颤颤的,每个人的心也颤颤的,花香再烈,这个时候断然是无心去玩味的了。

有一些花是打不下来的,兰婶说:“那是花魂,有了它们,是不愁来年花开的。”于是那些花就留着,点缀在绿如翡翠的树叶间。

打完花,去掉叶子,便可装进箩筐里,挑往镇上土特产收购站去卖。那笔收入,抑或添些油盐,抑或攒起来给我们来年年交学费。

遗憾的是,以后的日子,在外求学,只能时常在异乡的土地上怀念它。一九八三年,哥哥和我都大学毕业顺利参加了工作,便更少回家了。

再后来,父亲有家书说,家里做了亮堂的房子,老屋易了新人,那两棵桂树让给隔壁兰婶了。兰婶自儿子复员后,屋子里不再清冷,如今有了孙子,加上添置了各式各样的影音设备,便也热闹起来。每年桂花飘香的时候,树上的花照样开得浓浓的,却再也不见打桂花的一幕了。

恁日的父亲,在新居前的公路旁移栽了两棵桂树,翌年秋天,我回到家中,见桂花开得满树都是,一鼻子香,便问父亲:“花还打吗?”父亲微笑着,说:“如今的日子,没那个必要的,让它留着吧,特香呢!”

历史名人在大通:陈艾

□吴华



2012年4月,铜陵市大通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不久,曾征集到一座清同治二年(1863年)所立的“续办同仁局碑”,上面雕刻有署名“广阳陈艾”撰写的《续办同仁局序》,碑上简洁的文字介绍和遒劲有力的书法深深吸引着笔者,生发出浓厚的探究兴趣。

根据碑上所拓文字,大通同仁局重建一周年的时候,为弘扬同仁局救死恤善举,商会决定举办庆祝活动,对续办同仁局撰文立碑纪念。受同仁局二位掌门人委托,时在大通厘金局(清政府为管辖湘鄂赣皖四省盐政税收曾在大通设立“大通盐务招商局”,因其向盐商征收盐税时一并代征厘金税,故时人称其为“大通厘金局”)公开的陈茂邀请其兄陈艾为续办同仁局撰写碑文。

陈艾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在清代中晚期声望享誉全国。据《皖志列传稿·陈艾传》等介绍:“陈艾,生于清嘉庆25年(1820年),字虎臣,号勿斋,石埭(今石台县)乌石船渡村人。”他“生有异禀,而厉节高邀,读书不以资口说,事孝亲”。在道光己酉(1849年)科被朝廷选为贡生,因此居住北京多年。此后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起事,他惊闻东南数省战乱,便急忙回归石埭故里,靠收徒教私塾收入奉养老母亲。从咸丰3年(1853年)12月初十,太平军首次攻占石埭县城,至咸丰10年(1860年)5月这段时间,太平军先后共攻占石埭县城十次。清军与太平军在包括石埭在内的广大皖南地区展开拉锯战,战争打得异常惨烈,让这里老百姓深受其害。至咸丰11年,石埭县各村镇俱成焦土,县域境内饿死者无数,最后竟导致人吃人的悲剧出现。

尤令人感动的是,在咸丰10年6月的一天,陈艾在塾馆给生徒授课时,一队太平军突然攻至村内。陈艾躲避不及,只好仍神情自若,讲诵不辍,毫无怖容。进入私塾的太平军士兵见此情景忙退出室外,并告诫同伴:“勿扰此儒生。”待太平军退去后,陈艾才即忙携年已八十的老母和家人,步行七昼夜赶到祁门去避难。

咸丰11年(1861年)8月初一,曾国荃攻克被太平军占领九年之久的皖省省府安庆。同月初七,陈艾随曾国藩移驻安庆。不久曾国荃率领湘军合围金陵,而军饷匮乏,“时鸿章已拜江苏巡抚,国藩使艾抵鸿章所,挟苏之财赋以济军”。同治3年(1864年)6月16日,湘军攻陷金陵。陈艾因功官升至道銜知府。此乃虚衔,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想任命他为江宁知府,陈艾固辞。

同治4年(1865年)4月,僧格林沁追击捻军,歿于山东曹州。朝廷命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两江总督。李要他任扬州知府,陈艾又固辞不就。次年11月,朝廷命曾国藩返回续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请他任凤池书院院长,陈艾以母老不宜离开仍不就。于是曾国藩叹曰:“异哉斯人!属之不可,寔之不得乎!”由此可以看出,陈艾对母亲非常孝顺,是真正的孝子。“国藩、鸿章所荐士满天下,皆路大位,艾以旧故,尤被知遇,然卒不可强起,盖艾始出自祁门,母年八十矣,自是又十余年,年九十七,乃终。母性严善怒,即有不怡,艾必长跪请杖,宾客在堂,闻母声,辄趋前屏息,客默自引去”。

陈艾自跟随曾国藩到金陵后,即定居于此。母去世后,他在金陵生活了30年,于光绪32年(1906年)病逝,终年87岁。陈艾平时喜读书,爱好游山玩水,有许多金陵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如《金陵莫愁湖志》收录有陈艾所撰三幅对联。其一曰:“独坐只应天可对,野行常有月相从。陈虎臣书。”其二曰:“引大海之法流,传智灯之长焰;承至言於先圣,受真教於上贤。虎臣陈艾书。”其三曰:“瞻拜我惟徐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广阳陈艾题曾文正公像。”他少攻书法,书学颜真卿。十几年前,曾有人在上海拍卖会上拍得他所书条屏三幅:其内容系抄录《汉书·石奋传》中部分内容;字为颜体,用笔老道,力透纸背;末尾署有:“光绪戊寅(1878年)夏后三日,虎臣陈艾”。其下有两印:陈艾、字虎臣号勿斋六十后改号悔庵。据《汉书》介绍,石奋是西汉一位品德高尚的孝子。遥想当年,陈艾书此条幅,定是有所感而作。

另据《石埭备志汇编·艺文志》和《艺文志补》介绍,陈艾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求放心集》(祭曾文正公文)等文稿至今仍流传于世,颇有影响。

在碑刻《续办同仁局序》上,陈艾称大通开办同仁局,“泽流枯骨,永戴鸿慈;恩济巨川,咸治利涉。”此序虽有过誉,却为后世载明这段历史,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大通的商埠、水运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高光明 作

